

汉语数括词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數括詞語

吴思聪◎著

汉语数括词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数括词语

吴思聪◎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数据词语研究 / 吴思聪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5

ISBN 978-7-5203-4467-8

I. ①汉… II. ①吴… III. ①汉语-词语-研究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0118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明
责任校对 夏慧萍
责任印制 郝美娜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3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194 千字
定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由云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项目和华文学院共同资助出版

目 录

| | |
|-----------------------------|------|
| 绪 论 | (1)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1)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4) |
| 一 关于数括词语的称谓 | (5) |
| 二 关于数括词语的定性与归属 | (8) |
| 三 关于数括词语的使用情况 | (12) |
| 四 关于数括词语的句法、篇章功能和修辞价值 | (14) |
| 五 小结 | (15) |
| 第三节 研究路向与方法 | (15) |
| 一 “表—里—值”三角的应用 | (16) |
| 二 语料的收集与整理 | (18) |
| 三 关于术语使用的几点说明 | (19) |
| | |
| 第一章 数括词语的性质、类型与范围 | (21) |
| 第一节 数括词语的性质 | (21) |
| 一 数括词语的概括对象 | (22) |
| 二 数括词语的概括过程 | (27) |
| 三 数括词语的结构成分 | (31) |
| 四 数括词语的联合 | (42) |
| 五 小节 | (44) |
| 第二节 数括词语的类型 | (46) |
| 一 数括词语的划分研究 | (46) |

| | | |
|------------|------------------------------------|-------------|
| 二 | 数括词语的划分标准与类型 | (51) |
| 三 | 数括词语的原型范畴特征 | (59) |
| 第三节 | 数括词语的范围 | (62) |
| 一 | 数括词语与同形的普通定中短语 | (63) |
| 二 | 数括词语与各种“工程”类结构 | (65) |
| 三 | 数括词语与其他疑似结构 | (67) |
| 四 | 数括词语与缩略词语 | (70) |
| 第四节 | 小结 | (74) |
| 第二章 | 形式概括型数括词语 | (75) |
| 第一节 | 形式概括型数括词语的受限成分 | (75) |
| 一 | 形式概括型数括词语受限成分的特殊性 | (75) |
| 二 | 形式概括型数括词语的鉴别 | (88) |
| 第二节 | 形式概括型数括词语的句法功能 | (90) |
| 一 | 充当普通定中短语的中心语 | (91) |
| 二 | 充当宾语 | (93) |
| 三 | 充当主语 | (94) |
| 四 | 充当定语 | (95) |
| 五 | 充当谓语 | (95) |
| 六 | 小节 | (97) |
| 第三节 | 形式概括型数括词语的语义角色、优选功能和 表义倾向 | (97) |
| 一 | 形式概括型数括词语的语义角色 | (98) |
| 二 | 形式概括型数括词语的优选功能与表义倾向 | (100) |
| 三 | 小结 | (109) |
| 第四节 | 形式概括型数括词语的篇章功能 | (110) |
| 一 | 形式概括型数括词语的篇章指示功能 | (112) |
| 二 | 形式概括型数括词语的篇章照应功能 | (114) |
| 三 | 形式概括型数括词语篇章组织功能 | (126) |
| 第五节 | 形式概括型数括词语的修辞价值 | (129) |
| 一 | 强调、凸显特定的话语内容或表义取向 | (129) |

| | |
|---------------------------------------|--------------|
| 二 表达、凸显特定的情绪与情感 | (131) |
| 三 展现行文简洁凝练、表意决断有力的风格 | (131) |
| 第六节 小结 | (132) |
| 第三章 语义概括型数括词语 | (134) |
| 第一节 语义概括型数括词语的受限成分与概括方式 | (134) |
| 一 直接概括 | (134) |
| 二 借代概括 | (138) |
| 三 比喻概括 | (141) |
| 四 小结 | (143) |
| 第二节 语义概括型数括词语的句法表现 | (143) |
| 第三节 语义概括型数括词语的指称特点 | (148) |
| 一 语义概括型数括词语的有指性 | (148) |
| 二 语义概括型数括词语的有定性 | (150) |
| 三 语义概括型数括词语的专指与类指性特征 | (153) |
| 四 语义概括型数括词语中数词的作用 | (154) |
| 第四章 形、义概括兼顾型数括词语 | (156) |
| 第一节 形、义概括兼顾型数括词语的受限成分 | (156) |
| 一 名词和名词性自由语素 | (156) |
| 二 名词性半自由语素 | (157) |
| 三 词汇意义没有完全虚化的名词性词缀 | (159) |
| 第二节 形、义概括兼顾型数括词语的句法、语用 功能和价值 | (163) |
| 一 形、义概括兼顾型数括词语的句法功能 | (163) |
| 二 形、义概括型数括词语的篇章功能 | (168) |
| 三 形、义概括兼顾型数括词语的修辞价值 | (168) |
| 第三节 小结 | (171) |
| 第五章 数括词语的历史与发展 | (172) |
| 第一节 数括词语使用历史 | (172) |

| | |
|----------------------------|-------|
| 第二节 数括词语的结构演变 | (176) |
| 一 限定成分的演变 | (176) |
| 二 受限成分的演变 | (177) |
| 第三节 不同类型数括词语的消长与功能演变 | (179) |
| 一 不同类型数括词语的消长 | (179) |
| 二 数括词语句法、语用功能的演变 | (181) |
| 第四节 小结 | (183) |
| | |
| 结 语 | (184) |
| 一 形式概括型数括词语 | (184) |
| 二 语义概括型数括词语 | (185) |
| 三 形、义概括兼顾型数括词语 | (186) |
| 四 小结 | (187) |
| | |
| 参考文献 | (188) |
| | |
| 后 记 | (196) |

绪 论

汉语数括词语是以一定的语言单位冠以一定的数词或数量短语构成的定中结构，从古至今都是汉语中一种使用非常频繁、广泛的结构，如古代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文革期间的“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三忠于”（忠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今天的“五好四美三热爱”“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等，都是典型的数括词语。其中，“四清”“三忠于”和“三个代表”只有一个结构层次，包含一个结构单元；“三纲五常”和“八荣八耻”包含两个结构层次，由两个基本的结构单元并列联合而成；“五好四美三热爱”也包含两个结构层次，但由三个基本的结构单元并列联合而成。

数括词语，不管包含几个结构层次，其基本的结构单元都是定中结构，只要其中的数词不是“一”，每一个基本的结构单元都可以独立。所谓“定中结构”正是就数括词语基本的结构单元而言的。

第一节 研究意义

从结构形式看，数括词语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以数词或数量短语充当修饰、限定成分，但又与由数词或数量短语作定语的普通定中短语完全不同；二是包含“缩”或“略”的因素，但又与通常所说的缩略词语明显有别。数括词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是不是通常所说的缩略词语？这既是我们研究数括词语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也是研究汉语缩略词语绕不开的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可以说，几十年来有关数括

词语的研究，不管是不是专题研究，都是围绕数括词语究竟是不是缩略词语这一问题展开的。

吕叔湘、朱德熙早在1951年就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发表《语法修辞讲话》单行本，把数括词语叫作“用数字概括并列的几项”，并以“双减”（减租减息）、“三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四防”（防匪、防特、防火、防空）、“五拥”（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共同纲领、拥护人民解放军）为例，将其作为汉语简称^①（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缩略词语）的三种类型之一。此后，大凡研究汉语缩略词语的人，都必须对这种特殊定中结构的归属问题有个交代，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学者仅限于把这种结构作为现代汉语缩略词语的一个小类进行简单列举，少数学者虽然主张把这种结构排除在缩略词语之外，但由于研究的对象是那些他们认为属于汉语缩略词语的结构，所以，也没有对这种结构进行全面考察。还有一些研究，虽然对数括词语进行了专门研究，但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将其放在缩略词语的框架下，仅从形式上进行考察，由于观察视角单一，也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总的来说，数括词语研究还有很多问题亟待回答，其中不乏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例如，数括词语确实包含某些“缩”或“略”的因素，但是否可以就此认为，数括词语就是通常所说的缩略词语？如果是，根据是什么？如果不是，它与通常所说的缩略词语有何本质区别？两者在表义机制、句法与篇章功能及语用、修辞价值等诸多方面有何不同？这是其一。其二，汉语中有很多貌似数括词语的结构，我们很容易把这些结构与数括词语混为一谈。如果数括词语可以自成一类，那其内涵是什么？外延又在哪儿？内部是否还可以划分？如何划分？其三，汉语数括词语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使用非常频繁、广泛。这在诸如英语、法语、德语之类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中，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为什么？汉语数括词语的形成和使用究竟有何语言学基础？汉语数括词语与汉语的结构

^① 吕叔湘、朱德熙（1952）将简称分为三类，第一类无疑当属今天所说的缩略词语。第二类为“两个平列的附加语共用一个被附加语”，如“南北朝”（南朝和北朝）、“大小便”（大便和小便）等，是不是今天所说的缩略语，可以商榷。第三类就是这里所说的数括词语。另外，吕叔湘、朱德熙还在“简称”一节下谈到了地名的简称问题，如“赣”（江西）、“闽”（福建）等，但没有让这类简称自成一个小类。

特点有何关系？凡此种种，使得研究数括词语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至少有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收获。首先当然是有助于认识数括词语本身的价值。初步观察发现，数括词语与通常所说的缩略词语在形成过程，表义机制，使用条件，句法表现，话语或语篇指示、照应，话语或篇章的组织，修辞价值等诸多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但由于包含某些“缩”或“略”的因素，长期以来，要么仅被作为缩略词语的一个小类简单提及，要么完全被排除在缩略词语之外而被完全忽略。将数括词语从缩略词语中分离出来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利于发现数括词语自身的规律，规范数括词语的使用。这是其一。其二，数括词语研究长期徘徊不前，与研究方法单一不无关系。长期以来，人们过于强调数括词语“缩”和“略”的一面，基本上仅限于从形式上进行考察。突破形式的局限，从句法、语义、篇章、修辞层面的多角度观察与描写，有利于发现数括词语的价值，丰富我们对汉语语篇指示手段、篇章照应与组织方式、修辞手段的认识。

其次是有助于解决缩略词语研究中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正如曹炜先生所言：“现代汉语缩略词语的研究和探索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里程……但存在的分歧还是不少。即使诸如缩略词语的定义、缩略词语的范围、缩略词语的分类以及缩略词语的规范等可谓基本的理论问题也不无进一步推敲的余地。”（曹炜，2003）。曹炜所言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汉语缩略词语的研究现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恐怕与数括词语被纳入“现代汉语缩略词语”的范畴不无关系。

除数括词语外，汉语中还有大量以数字、数词为修饰、限定成分的定中结构，如“‘211’工程”“八字方针”“二炮”“‘九一八’事变”“五湖四海”“七上八下”“九牛一毛”等。这些形形色色的“带数”结构，由于与数括词语结构形式相同或相似，也常常被当作数括词语看待，进而也被裹挟纳入了缩略词语的范畴。这无疑也对缩略词语本身的研究造成了严重干扰。时至今日，我们连缩略词语的认定标准和形成机制都无法确定，恐怕与“缩略词语”名下的语言现象过于庞杂无序，脱不开干系。本研究无意，也不可能解决缩略词语研究中的理论问题，

但如果能将数括词语从汉语缩略词语中分离出来，至少可以让人们集中精力去研究那些真正属于缩略词语的现象。

最后，研究数括词语也有助于认识汉语作为典型分析性语言的本质。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开始，汉语语法就深受西方句法理论的影响，但正如赵元任（Chao, 1968）指出的那样，组成汉语句子的直接成分不是西方式的“主语”，而是“话题”。此后，尽管“话题”本身的含义还有待明确，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这一概念来分析像汉语这样的分析性语言的特点，从“话题”出发引申出了不少功能性、篇章性的概念，如“话题凸显”（Li and Thompson, 1976）、“话题链”（Tsao, 1979）、次话题（Tsao, 1990）等。对“话题”的大量研究，解决了汉语语法研究中有关结构与功能方面的很多问题，但研究越深入，发现的问题越多。戴庆夏（2017）也指出，分析语与非分析语在特点上各有自己的系统，对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进行对比，能够发现分析语的一些不同于非分析语的特点，如重叠、连动结构、述补结构等，都是分析型语言的特点。汉语数括词语如此丰富，使用历史如此悠久，这是否只是一种巧合，还是具有深厚的语言学基础？是否也是汉语的特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数括词语也可为探讨汉语作为典型的分析性语言相对于其他类型语言的结构特点，提供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

第二节 文献综述

据笔者粗略统计，自吕叔湘、朱德熙发表《语法修辞讲话》，以“用数字概括平列的几项”第一次提及数括词语以来，以各种不同称谓直接或间接研究数括词语的论文有200余篇，另有一些相关研究散见于现代汉语教材、专著，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或缩略语词典，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语法修辞讲话》（吕叔湘、朱德熙，1952）^①、《现代汉语》（邢福义、汪国胜，2003）以及《现代汉语缩略词语研究》（王吉辉，2001）、《现代汉语缩略研究——缩略：语言符号的再符号化》（俞里明，2002）、《现代汉语略语词典》（王均熙，1998）等。前人的研究无

^① 《语法修辞讲话》先于1951年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后于1952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疑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借鉴和参考。不过,现有的研究大多仅限于在研究缩略词语时简单提及数括词语,或者把数括词语作为缩略词语的一个特殊类型进行简单列举,或者把数括词语排除在缩略词语之外而没有深入研究。近年来,虽然也有一些专题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但无一例外都是在缩略词语的框架内从形式上作静态考察的,对数括词语进行全面、系统的多角度聚焦考察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下面从四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

一 关于数括词语的称谓

数括词语有多种不同的称谓。如前所述,吕叔湘、朱德熙先生(1952)根据构成方式把数括词语叫作“用数字概括平列的几项”。邢福义、汪国胜先生着眼于数括词语的标志性成分——数词或数量短语,将数括词语叫作“标数结构”。其他,如俞理明(2002)的“数量指代”、陈健民(1963)的“合称”、唐雪凝、汪宁(2005)的“统括合称”、徐耀民(1988)的“括约”、刘萍(1999)的“对联语的缩语”等等,指的也都是大致相同的语言现象,主体都是这里所说的数括词语,但也都或多或少混入了一些不是数括词语的结构。实际上,数括词语的称谓还远不止这些,仅带有“数”“数字”“数词”“数量”等字样的,就多达十几种,现摘要列举如下:

数词缩语(陈文,2001;郭进军,1990;何月慧,1987;周世列,1987);

数词紧缩语(周琴,2002;王书贵,1983);

数词缩略语(杨国庆,2005;殷凌燕,2004);

数字缩略语(刘志生,2006;高玉萍,2006;潘勇、陈云香,2006;余富林,2001;马庆株,1987);

数字略语(李芳,2007;徐国庆,1998);

数字式缩略语(滕延江、单士坤,2005;张云,2004;陈伯敏,2004;曾剑平,2003;殷志平,2002);

数字式简缩(国家语委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课题组,2003);

标数概括(王莘,2003;吴欣欣,1993);

概数词语（杨佑文、张金荣，2004；陆小明，2003）；
标数概括式简称（潘连根，1995）；
数称（魏成春，2006）。

如此纷繁复杂的称谓，妨碍了同行之间的交流，给数括词语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干扰。为了避免多种称谓并存的种种弊端，推动数括词语研究向纵深发展，我们有必要对这些不同的称谓进行清理和规范，找到一个既能概括这类结构的特点，又可为各方接受的统一称谓。

“数括词语”是由吉辉先生首先使用的。王吉辉（2001）虽然没有给出数括词语的明确定义，但“数括词语”的说法却是现有各种称谓中最为合适的一个。首先，“数括词语”中“数括”一说，继承了吕叔湘、朱德熙（1952）“用数字概括平列的几项”这一基本思想，点出了数括词语的本质。其次，“数词缩语”“数词紧缩语”“数词缩略语”“数字缩略语”“数字略语”“概数词语”等带有“数字”或“数词”标识的称谓，究竟指数词缩略后的结果（所以仍然是数词）还是指用数字概括平列的几项（结果不可能是数词），本身不能自明。相比之下，“数括词语”更为简单明了，避免了上述各种“带数”称谓可能造成的误解。最后，使用“词语”也有明显的优势。有的数括词语在长期、频繁地使用过程中，已经明显固化，在人们的心中与通常所说的词已经没有什么差别。如《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把“五官”（眼、耳、鼻、口、身）、“三夏”（夏收、夏种、夏管）、“五谷”（稻、黍子、高粱、麦、豆）等标注为名词，把“三通”标注为动词。有的数括词语则很难作为词来看待，如“三个代表”“三皇五帝”是词还是短语？《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没有标注，看来是把它们作为短语看待的。另外，“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两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之类使用频繁、指称明确的结构也不少《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没有收录，即使收录了，是语是词，看来也难有定论。实际上，即使是“五官”“三夏”“五谷”“三通”之类被标注为词的组合，与通常所说的词也还是有所不同的。由于以数词或数量短语为构造成分，这些词不论出现在什么句法位置上，功能类型如何，都具有强烈的指称意味，如人们可以问：“三夏”

是哪三“夏”?“三通”指哪三“通”?。这样看来,使用“词语”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避免了词与非词的纠缠,既可以指词,也可以称语,正好可以涵盖“五官”“三个代表”和“两会”各自所代表的情况。这里所谓数括词语既包括那些已经明显词化,但意义没有明显泛化的结构,如“五官”“五岭”“三峡”等,也包括“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四项基本原则”之类通常被作为短语看待的组合。至于“四面八方”“五湖四海”这样的结构,由于意义已经泛化,没有确切的指称对象,自然不在数括词语之列。

居于上述理由,这里采用王吉辉先生使用的名称,将“数括词语”定义为以一定的语言单位冠以一定的数词或数量短语构成、对一组特定对象进行概括的定中结构。这里用“一定的语言单位”“一定的数词或数量短语”“结构”等概念来定义数括词语,是在充分考虑了数括词语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之后做出的选择。

第一,数括词语的两个直接成分,如“三纲”中的“三”和“纲”“五常”中的“五”和“常”,都有特定的来源、作用和意义。至于它们的来源、作用和意义究竟有何特殊之处,情况较为复杂,难以用几句话界说清楚,需要在后面的章节里进行详细讨论。

第二,数括词语中数词或数量短语以外的成分,其形式、功能等,都具有多样性,不能用一个具体的概念,如“语素”“词”或“短语”等加以概括。而“语言单位”则可大可小,可以是语素、词、短语,甚至是不表示意义的音节,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只要稍加限定便可满足需要,无须牵扯这样的成分处于语言的哪个层级、功能如何等。

第三,所谓定中结构,是就数括词语基本的结构单元而言的。有的数括词语,如前面的“四清”,只有一个结构层次,仅包含一个结构单元;有的数括词语,如“三纲五常”“八荣八耻”“五讲四美三热爱”等,包含两个结构层次,由至少两个基本的结构单元并列联合而成,每一个单元(只要其中的数词不是“一”)都可以独立出来,自由使用。

第四,“三纲五常”“三个代表”“四清”“五官”之类的结构究竟是不是缩略词语,目前还没有定论。虽然多数学者倾向于把它们作为缩略词语的一个特殊类型看待,但严格地说,它们并不符合缩略词语的标准和条件,把它们作为缩略词语看待显得非常勉强。所以,仍有一部分

学者不主张把它们纳入缩略词语的范畴。在没有定论之前,或者说在没有对这种结构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之前,我们认为还是用“词语”来称呼更为妥当。

二 关于数括词语的定性与归属

数括词语的定性与归属问题既是数括词语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是困扰汉语缩略词语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可以说,所有有关数括词语的研究都是围绕数括词语是不是通常所说的缩略词语这一问题展开的。不过,研究虽然不少,但在数括词语的归属问题上并没达成基本的一致。关于数括词语的归属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把数括词语作为缩略词语的一个特殊类型看待,这是目前的主流观点。这种观点可以从各家所用的称谓上看得很清楚。吕叔湘、朱德熙(1952)把“用数字概括平列的几项”作为汉语的三种简称^①之一。不过,从所举的例子看,“用数字概括平列的几项”似乎仅限于“双减”“三反”“四防”之类由一组并列结构的相同语素冠以表示项数的数词构成的结构,既不包括“五官”“六畜”“八节”之类以全新的语素或词冠以表示项数的数词形成的结构,也不包括“三纲五常”“四书五经”之类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基本的结构单元构成的结构,而这些结构也都是“用数字概括平列的几项”的结果。

邢福义、汪国胜(2003)主编的《现代汉语》把数括词语叫作“标数式缩略形式”,下分两个小类:一是“取并列结构中的相同语素作代表,加一个概括项目的数词组成”,如“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三包”(包修、包换、包退)、“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等;二是“取并列的几种事物的共同性质,加上概括项目的数词组成”,如“三害”(旱灾、涝灾、碱灾)、“五谷”(稻、黍子、高粱、麦、豆)、“五官”(眼、耳、鼻、口、身)^②等。与“用数字概括平列的几项”相比,“标数式缩略形式”的名下多了一种结

^① 关于简称与缩略词语之间的关系,目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简称就是缩略词语;另一种意见认为,简称与缩略词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现象;还有一种意见把简称看作缩略词语的一种。参见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② 一指“口、耳、鼻、舌、目”。

构，即“取并列的几种事物的共同性质，加上概括项目的数词组成”的结构。

其他学者，如刘志生、郭夫良等也是把本书所说的数括词语作为缩略词语看待的。刘志生先生（2006）把东汉碑刻中的此类结构叫作“数字缩略语”，分为两个小类，这已在前面作过介绍，这里不再重复。郭伏良先生把新中国成立后汉语的“简缩造词”方式归纳为三类，其中之一叫作“数字简缩法”，即“用数字概括并列成分的项数，然后附上原语中并列成分的某一个共同字或表示原语中并列成分的某一共同特征的一两个字，从而简缩成词的方法”（郭伏良，1998）。分四个小类：

A. “原语中并列成分的共同字在前的”：

三废 —— 废水、废气、废渣

五保 —— 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

B. “原语中并列成分的共同字在后的”：

三好 —— 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四化 —— 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C. “原语中并列成分的共同字在当中的”：

三靠 —— 吃靠返销粮、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

三科 ——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D. “原语各项没有相同字，附加字是抽象出来表示几个并列项目共同属性的”：

三害 —— 旱灾、涝灾、碱地

五毒 —— 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